

讓愛等一等

清新浪漫的二月和風，
把我的思念傳至你心中……

摘星天使

駱瑤

879
29

會小說SA29

港台書室

讓愛等一等



駱

瑤◎著



S0022019



現代書版集團

好鄰居書坊有限公司 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讓愛等一等／駱瑤著．——第1版．
——臺北市：好鄰居出版；知遠總
經銷，1995〔民84〕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都會小說；
SA29）
ISBN 957-8885-49-0（平裝）

857.7

84000740

讓愛等一等

作 者：駱 瑤
發 行 人：朱凱蕾
責 任 編 輯：張嘉芳
校 對：張嘉芳・陳明華・陳淑芬
出 版 者：好鄰居書坊有限公司
社 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
聯 絡 地 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 話：7911197・7918621
電 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 撥：0017944-1
總 經 銷：知遠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電 話：9394166・9396007

排 版：伊甸專業電腦排版

1995年2月第1版第1刷
電 話：(02)5786242 傳 真：(02)5795814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681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李永然律師、蕭雄淋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8885-49-0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書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本書著作物任
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
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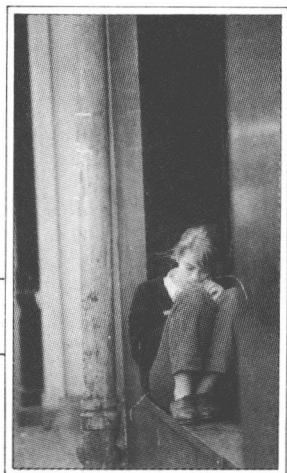
Printed in Taiwan

讓

愛

等

等



年輕，真好！

駱
瑤

深夜，總喜歡一個人挑燈寫稿，家人早在此時熄燈夢周公去了，唯我獨自品嚐屬於黑夜的寧謐與神祕，偶爾爲了犒賞自己，泡一盅芳甜甘潤的凍頂烏龍茶，享受一室白天得之不易的寧靜，沉澱自己的心情，一枝筆陪著我度過長夜。

這篇故事是我在聯考前寫完的，那時候個性裏潛伏的叛逆與不羈，在在都想逃避現實，做個拒絕聯考的小子，我在聯考與青春裏掙扎，反覆問自己，這就是妳的人生嗎？順潮而來，逆潮而去，波瀾不興，於是十八歲花樣般的年華，溜逝於指縫中，不能挽回什麼。事過境遷後，往往寫下一些心情的紀錄，悲悲喜喜也算是对自己來不及把握的年輕歲月留下一點美好的回憶。

常在公車上、火車上，看著一些成羣結隊的女學生，交頭接耳的批評車廂裏某個男生長得怎麼樣、是什麼學校、什麼……想想不禁莞爾，學生時代的我也是如此，只是，當我看見她們年輕的容顏、留著清湯掛麵的學生頭、穿著過膝的長裙和背著沉重不堪負荷的書包，總要嘆息現在的教育體制，抹煞了青春的活力和美好。這本書，我願獻給每一個莘莘學子，但願他們的年輕能不留白，但願他們在多年後回頭想當年，能不留遺憾。

年輕，真好！

謝謝每一個曾在我成長的路上幫助過我的人，認識的、不認識的，因為有你們，所以我的過去風平浪靜，謝謝《希代書版集團》的每一個成員，謝謝你們給

* 等一等愛讓 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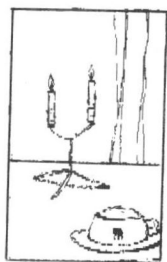
00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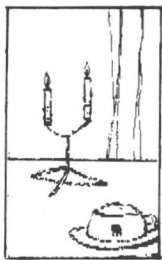
我這個機會，完整的保留最忠實的我。

佟勛的胸膛好寬闊、好溫暖，
她眸子裏全是他，耳際聆聽的是他的心跳，

鼻前飄過的是來自他身上的男子氣息，
混合著剛毅、狂放、桀驁不羈，還有他身上強勁的力道。

彷彿他可以輕易的捕捉到他種種的一切，
足夠使她如癡如醉，意亂情迷了……





1

剛自高中畢業，十八歲的楚昕，有一雙靈活慧黠的大眼睛，後來佟勛才明白，原來當完兵剛拿到碩士學位的自己早已愛上這位青梅竹馬的可人兒，隨著她秋波流轉而不能自主。

祖光應該也是這般迷戀楚昕吧？佟勛澀澀的想。

打從昨天晚上祖光的表達，佟勛這才驚覺他對楚昕的愛意不少於自己，那麼強烈、那麼執著，讓佟勛震撼不已。祖光比手畫腳的手勢彌補了言語的不足，透露著

興高采烈。是的，向來謙恭有禮、溫文儒雅的祖光是不擅用言語表達的；還有他因坦白而發亮的眸子，觸痛了佟勛繃緊的心絃。

「你知道嗎？從我們研究所畢業典禮那天，楚兒捧著一大束白玫瑰跑到台上來獻給我的一剎那起，我完全明瞭了……」

佟勛望著他因激動而滔滔不絕的表情，祖光吐露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嵌入他的心坎。拋開表親的關係，他們還是從小到大的同班同學兼知心好友。

「明瞭什麼？」他明知道答案是什麼，不忍打擾他發光、發亮的眸子。他木然的問爲什麼，明顯地感受到內心深處的悸痛。

「你明知故問！」祖光一拳打中他的肩窩，遲鈍得沒發現佟勛的異樣。

「你存心弔我胃口是不是？」他語氣訥訥的問。

祖光無暇顧及佟勛的淡漠和不對勁，他依然興高采烈，快樂得要得意忘形，迫不及待想向全世界宣洩他此刻胸腔早已漲滿的恩寵和喜悅，「楚兒是愛我的——」佟勛忽然感到天旋地轉起來，突如其來的驚憾震得他眼冒金星——楚兒愛祖光

——而從祖光無法自抑的神情，他看到了愛情，他們兩情相悅，他應該為他們祝福，而不是此刻的驚慌失措，除非自己……他趕緊搖搖頭，把這可怕驚駭的念頭驅逐出境。

「長久以來，我一直以為楚兒心儀的對象是你，你是那麼的優秀，舉手投足充滿了藝術家與眾不同的氣質，你知不知道你把我壓得快喘不過氣來？在爸媽眼裏你永遠都是第一，而我這個親生兒子在他們心裏卻毫無輕重——別用這種眼光看我，我並不嫉妒你，甚至說得更具體，應該是與有榮焉，我心甘情願敗在你手上，就算將來楚兒選擇的人是你，我也會很『寬宏大量』的為你們祝福，雖然我會很傷心——不過經過昨天，我才發現我所有的猜臆都錯了！我沒有輸，楚兒選擇我，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、唯一一次贏過你，你知不知道，昨天那一幕，當楚兒把象徵『純潔無瑕』的白玫瑰傳到我手上，當我掃視台下一千多位學生，意外的發現他們眼中的妒意和豔羨，我有多驕傲！我高興得整晚失眠！整個腦海裏想的都是楚兒、楚兒……」

「聽我這個如老太婆裹腳布般又臭又長的表白，你會不會不耐煩？我太高興、

太興奮了！所以不得不找個人來宣洩我心中漲滿的喜悅，否則我會因喜悅太甚，爆炸至死！不巧，你是我最……最要好的知己兼死黨，這倒楣、吃力不討好的任務只好落在你身上！」

佟勛不忍打斷他，更不忍心向他揭露昨天的那一幕是他暗中策畫，授意楚昕帶著一束祖光最喜歡的白玫瑰，給他一個出其不意的驚喜，誰知道會導致祖光的錯覺

還有，楚昕的表白，那樣真摯懇切，說動了佟勛，但這和祖光所說的截然不同，所以他開口了：「你確定了嗎？沒有一字半句，沒有楚兒的認同，這會不會只是……」他困難地嚥下口水，強迫自己控制紛亂不已的情緒。「你的一廂情願？」
「一廂情願？」祖光急忙的否認，「不、不、這不是錯覺，不是我的『一廂情願』！而是我千真萬確的感覺！」

終於他發現了佟勛的異樣，「佟勛，你是怎麼了？處處跟我為難作對，這不是你的作風，更何況我們是推心置腹的生死之交，我們雖不是手足同胞，但我對你的

感情卻更勝於親手足啊！」

佟勛被祖光情真意切的話感動不已。「更何況我們是推心置腹的生死之交！」這一段文字震得他無言以對，他何以忍心說出事實來傷害他這生死之交、情勝手足的好友？

「不不，你完全誤會我了！」他忙著解釋。

祖光忽然一反熱切，沉默起來，帶著審視的意味死盯著他，然後聲音瘖瘡的逼問：「是不是你也愛上楚兒了？」

佟勛在他的逼視下幾乎無所遁形。腦海裏浮現幾天前楚昕軟言呢喃、依偎在他懷裏傾訴一腔熱情的情景。她發光的眸子就像此刻他眼前的祖光，如出一轍，倘若祖光不曾在他面前坦白，倘若楚昕不曾細訴她的愛憐纏綿，倘若自己不那麼在乎她，倘若自己不曾介入……他被滿腦子的倘若攪昏了頭，忽略了祖光握緊的拳頭，正咬牙切齒的向他剛毅方正的下巴打去——

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……」祖光氣得全身發抖。「你愛上楚兒了，楚兒也

……」他咬唇甩頭，「不會的！楚兒愛的是我！」

「祖光，你冷靜一點！」佟勛不顧身上的痛楚，死命的抓住他的手臂。「冷靜一點聽我說好不好？」

「不好！」他偏過頭賭氣不看他。

「我對楚兒——」爲了顧全大局，爲了不傷害祖光，他不得不硬著頭皮撒謊。「根本就是兄妹之情！對，是兄妹之情，只有兄妹之情……」

「兄妹之情？」祖光好不容易冷靜下來，收斂自己的情緒。「是真的？千真萬確？」

「十幾年的友情，你還信不過我？」

「不是信不過，而是你對我的威脅太大了！」

「這點，你根本不足爲懼！你不是說過了，對楚兒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？你的感情、你的志氣、理想哪裏去了？我告訴你楚兒是個特別的女孩子，她不會喜歡一個畏畏縮縮、胸無大志的男孩子！」

「誰說我畏畏縮縮、胸無大志？」祖光頂了回去。

「好！那就證明給她看，你成祖光是個頂天立地、有所作爲的男子漢！」

「我會做到的！我會做到的！」祖光疊聲憤慨的喊。

祖光的坦白，對佟勛而言，無疑是顆定時炸彈，祖光的信任和依賴，還有成家對他的恩惠——他十歲時父母因一場無情的車禍，雙雙撒手西歸，留下稚齡幼子，孤苦伶仃，幸虧姨媽收留他，並義無反顧的照顧他的生活起居，還出錢供他唸研究所。幾天以前楚昕的表達使他滿心歡喜，再加上昨天畢業的他以優異的成績名列前茅，誤以爲他的人生再也沒有缺憾了，誰知道全在剛才的一瞬間化爲灰燼，像一隻無形的手，才剛把他從父母之遽死的痛苦裏拉了一把，又狠狠地把他推下不知名的萬丈深淵裏。

所以，爲了一言九鼎，他對祖光的承諾像一條繩子緊緊的捆住他全身上下，他不得動彈，彷彿連思想也被控制住，對楚昕的思念，烈火般灼痛了他，他不能不去想她，想她又像是被毒蛇吞噬，他卡在進退不能、左右爲難裏無法自拔。

所以，他開始逃避楚昕。

假藉找工作、朋友結婚……等等之類，逃避楚昕，但是一接觸到她含怨的眼眸，他所有用心良苦、費心的逃避全瓦解。



「你想把我推給祖光？在我一番表白之後，你還能視若無睹、無動於衷？你是不是要把我推給祖光，好讓你報答成家對你的養育之恩？你把我當成什麼？禮物？還是你認為我是個放浪形骸的壞女孩，匹配不上你的清高？把對我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，你……於心何忍啊？」——看到佟勛，楚昕憤怒又心痛的朝他吼。

聰明善感如楚昕，早該意料到這個局面，尤其是他避不見面，再加上祖光的表白，前因後果，串連在一起，讓她覺得自己好像是被蒙在鼓裏的大傻瓜！

「聽我說——」

「我不聽……」楚昕掩著耳，疊聲喊：「天知道你還有多少個謊言來敷衍我這

個天真又愚昧的傻女孩，偏偏我信以為真，把我的一片真心換你的鐵石心腸！」

「聽我說！」佟勛急急地打斷她。「事實不是妳所想像的！」他正在修補成家後院的小矮牆，弄得一身塵埃，滿手泥巴。楚昕來得太突然，讓他措手不及，甚至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去面對她，才可以把殺傷力減到最小最輕。

「你還有什麼話為自己辯解？我不知道你那天在小山坡對我許下的諾言是真心還是虛情假意？你說你要愛我一生一世，呵護我一輩子不受欺凌委屈，現在這些誓言是不是已經化為泡沫，煙消霧散？是不是？」話未說完，她早已淚流滿面，死命抓著他的衣襟想從他的話中得到一些她想確定的答案。

佟勛攬她入懷。「楚兒，妳要我怎麼辦？我對妳的愛，天地可鑑，但是祖光也是。不，也許更勝於我千倍，他會帶給妳我所給不起的幸福，而且……」

「你以為你可以擅作主張主宰我的命運，完全不在乎我的感受？把我當成廉價商品推來讓去，惟恐我沒有人要？」她粗魯地打斷他。「我不要！不要成為你們為成全彼此偉大友誼下的犧牲品，聽見了沒有？」